

中國現代偉大的軍事家——孫中山先生

李浴日



中華民國的締造者，中國國民黨的手創者，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建設者——國父孫總理，向來一般人都一致推崇為中國現代偉大的思想家，革命家，政治家，却很少認識他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，並在戰爭理論上建立了中國現代兵學的基礎。自然，這個闡明任務，有待於我們今日的努力。

國父一生雖然沒有機會進過軍事學校，却常和軍事家研究軍事，並自修各國兵書，尤以他過人的天才，在醫學院時代對於科學的素養，使他更成為一個偉大的軍事家。可是，國父為什麼要懂得軍事和會用兵呢？因為國父以完成國民革命為己任，而欲完成國民革命，則必須流血——發動戰爭，戰爭是「政治的繼續」，亦即革命的繼續。所以一個革命領袖，固應擅長政治，尤應擅長軍事，縱不一定有用兵的天才，即起碼亦須懂得軍事。不然，則不能擔任軍事的指揮，應付嚴重的局面，這個毛病，比於軍事領袖的不懂政治尤為重大千百倍。

現在我們為研究國父的戰爭理論，首先應知道的，就是國父研究軍事及指揮軍事的經過情形，這些都是國父戰爭理論的根據，亦即國父戰爭理論的基礎。

○先說國父對於軍事的研究
無疑的，這是國父研究軍事的開端，即太平天國滅亡後十年，國父在村塾讀書時，村中有個太平天國的老兵，常到塾裡為學童講述洪楊的故事，國父聽了，深慕洪秀全之為人，慨然有推翻滿清之志，老兵特加愛護，一遇無事，即和國父詳談當年戰事，並以洪秀全第二勉國父，國父得此徽號，認為無上光榮，亦以洪秀全自居。關於這點，最近接到追蹤國父多年之馮自由先生由重慶給我的信說：「總理生平最爛熟者為太平軍戰史，對於進兵攻城得地之戰略及地理，往往如數家珍，其材料除得自私人記錄及官書外，外人所著關於太平朝事跡，幾應有盡有，嘗言革命用兵與國家用兵之戰畧完全不同，太平軍戰畧大可取法」。

○國父於一九〇四年夏間，由安南東渡日本，與彼邦軍政界交游，因而結識日野熊藏少佐，日野曾留學英國，為日本軍事專家，以研究南非洲波亞人散兵戰術（極類現今之游擊戰術），聞名於時，當時，國父認此種戰術最適用於揭竿起義的中國革命軍，乃和日野研究，曾筆記日野口述，並購有英文的英波戰史及圖冊百數十卷，日夕觀摩，孜孜不倦。又和日野籌劃訓練同志以軍事學術，遂秘密組織「革命軍事學校」於東京之青山，校長為日野，助教為小室健次郎大尉，學科除普通兵學及盒子炮木砲炸藥的製造外（按日野會發明日本式盒子砲），尤注

重於波亞散兵戰術的講授，第一期學生共有十四人。開課之日，國父曾親臨致訓。因此便有人稱該軍校為中國最早的游擊軍事學校，國父為現代的游擊戰術專家。

國父在革命過程中，對於基本軍事書籍，如典、範、令及四大教程等，無不博覽無遺，尤其喜讀外國軍事名著。最近我接到黃昌毅先生的信說：「總理所讀兵書，多為近代德毛奇等各種兵書」。馮自由先生的信說：「總理所讀各國兵書以德著英譯為多。據言：軍事學，以德著為第一」。又說：「總理對於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崙，架上滿置各國名人關於拿翁之著作，癸卯年（民前九年）語人謂：拿翁韜畧，百年後始大放光明，蓋歐人研究拿翁戰畧之佳本，多出版於百年以後也。總理對拿翁每次戰役，皆能瞭如指掌，有條不紊，據言：諸役以攻與一役為最神妙，於戰史上最有價值」。至關於我國古代各家兵法，國父亦有精湛的研究，在民權主義中，曾批評孫子兵法說：「那十三篇兵書，便是解釋當時戰理，由於那十三篇兵書，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」。

○其次說……○國父當時認為欲推翻滿清及反革命勢力，是不能採取和平手段的，只有假以「軍政時期」，斷然採取戰爭的方式，才可達到目的。正如美國的獨立運動，法國的大革命以及現代蘇俄的大革命一樣。

○國父於一九一八年（乙酉）中法戰爭結束

時，已開始革命運動，正如自傳所述：「以學堂為鼓吹之地，以醫術為入世之媒」，而首先採取軍事行動以圖推翻滿清，則肇端於一八九五年（乙未）廣州之役，國父當時「欲奪取廣州為革命根據地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，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，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等，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，則陸浩東、鄭士良，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」。此外，又聯絡有廣州一帶民團會黨，以為進襲廣州的武力，經派定劉裕統率北江一路，陳錦順統率順德一路，李托，侯艾泉統率香山一路，麥某（佚名）統率龍眼洞一路，楊衢雲統率香港一路，吳子才擔任潮汕方面應，以牽制嶺東清兵，除潮汕一路，均定於九月七日重陽節集中廣州發難，並經運動有鄭金以下

的安勇，屆時便可反正，至於鎮海艦管帶程奎光（本黨黨員）的響應，更不成問題。國父以佈置已妥，乃由香港上廣州，居中指揮，不料以漢奸朱爬生的告密，及黨人楊衢雲運械的貽悞，遂使事機敗露，致同志被捕遇害者達七十餘人，這便是國父第一次軍事行動的失敗。當時清吏懸賞緝拿國父甚急，國父泰然匿居十餘日，方從間道脫險到香港去。

自此之後，國父無日不在策劃軍事的進行，其由國父直接發動興中會幹部起義的，有一九〇〇年（庚子）惠州之役，直接發動同盟會幹部舉事的，有一九〇七年（丁未）潮州黃岡之役，惠州七女湖之役，欽廉之役，鎮南關之役，及一九〇八年（戊申）欽廉上思之役，雲南河口之役，就中以鎮南關之役，國父挺身親臨指揮，十足表現了革命領袖的偉大精神。

國父這次進攻鎮南關，經命黃明堂督率革命軍百餘人，攻陷該關鎮南、鎮中、鎮北三砲台後，即偕黃克強，胡漢民，及日人池亨吉，法國退職砲兵大尉男爵等，於第三日策馬抵關，當令何伍守鎮南，李裕卿坐守鎮中，已和明堂克強諸人坐守鎮北，當時以十萬大軍的革命軍，遠道不能增援而來，僅有百餘人把守這三座砲台，而清軍陸榮廷却聲勢洶洶，統率着四千餘人來作爭奪戰，國父沉着指揮，以寡擊衆，又親與法國砲兵大尉發砲，向清軍營寨轟擊，第一彈命中二十餘人，敵陣頓現混亂，遙見敵營着火，黑煙漫天。

可是上述各戰役，在軍事上，結果雖告失敗（國父當然自知不免失敗的），但在政治上，却得到偉大的成功，——樹立大漢的聲威，造成革命的時勢，震撼疆虜的賊膽，促成全國各地的起義。往後國父雖遠處海外，然愈挫愈奮，再接再厲，仍命國內同志在廣州起義，於是便有一九〇〇年（庚戌）廣州之役，及轟動全國的一九一一年（辛亥）黃花崗之役，由此，促成是年武漢的起義，完成推翻滿清的革命大業。

可是滿清雖告推翻，但繼滿清而起的反革命勢力又層出不窮，使國父又回復於軍事生活，不斷地在籌劃與指揮討賊軍事。中討袁之役（民國二年及四年兩次），而護法之役（六年聲討馮國璋，段祺瑞），而討莫榮新之役（九年），而討陸榮廷之役（十年），而討陳炯明之役

(十一年及十二年兩次)，而討沈陽之役(十一年)及川平廣州商團的叛變(十三年)等。其中除討袁之役之外，均以廣東為軍事根據地。於六年被選為大元帥(到十二年討陳，因各將領之公推，曾暫就大元帥職)及十年被選為非常大總統，統攬中華民國陸海軍的大權。曾發動了兩次北戰：一次親到桂林督師(十年)，一次親臨韶關督師(十一年)，誠以革命不宜偏安於南服，應乘時掃除北洋軍閥，如徐世昌，曹錕，吳佩孚之流，從速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，但均因陳逆燭明在後方廣州的搗亂，只得班師了。

國父於討賊各役軍事中，以指揮討伐陳炯明為最沉着，最英勇，為現代軍事家嘆賞。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軍突然攻總統府，冀售其謀害國父的毒計，國父這時從容不迫，在亂軍的刀光劍影中，避入永豐艦，旋親率永豐，永翔，楚豫，豫章，同安，廣玉，寶璧等艦，從黃浦駛往車歪砲台，到達白鵝砲擊逆軍。當時國父以坐艦表率前進，而逆軍在該砲台附近却擁有一營野砲之多，一見即瘋狂發砲猛射，彈如雨下，各艦均受微傷，而坐艦則連中七彈，死傷十餘人，國父却觀書自若。至駛入白鵝之後，即令各艦發砲轟擊大沙頭，白雲山，沙河，觀音山等處叛軍，祇以效果不大，便退回黃浦堅守了。逆軍環攻黃浦，日夜不停，而國父孤軍抵抗，直至八月九日，見戰事已沒有發展可能，方離粵赴滬。關於此，總裁從前所親撰「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」中有說：「總統對各艦長說明堅守黃浦，艦隊不可移動之理由：(一)以西江水淺，如各艦移至西江，僅留三大艦在黃浦，則海軍以分而力弱，大艦或為逆軍所買，則將來更難取勝。(二)以大本營一離黃浦，則長洲要塞必失，廣州附近水陸形勢，盡入逆軍範圍之中，牽制更難，賊餉必張。(三)以總統移駐西江，其地面較廣，活動雖易，然黃浦為廣州咽喉，且有長洲要塞，其地點重要，非西江可比，且總統駐於黃浦，廣州雖失，猶易恢復，威望仍在，如移西江，地勢偏僻，無以繫中外之望。(四)海軍如往西江，重來省河較難，如北伐軍回粵，不能奏水陸夾攻之効。(五)移駐西江，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，另謀陸上根據地，能否佔領，尚不可知，且西江各部陸軍，態度不明，能否為吾所用，尚未可知。如果陸上毫無根據，陸軍又不奉命，則海軍勢絕，可立而

待。有此五害，故勸不如靜，堅持北伐軍速來，以備水陸夾攻省城，則賊亡有日也。各艦長悅服，表示始終服從總統而退」。可見國父對於

軍事形勢的瞭如指掌。

翌年我討賊軍許崇智等把陳逆驅逐出廣州後，寧局寧告底定，各將領即電迎國父回粵，國父於十二年二月由滬返抵廣州，此時陳逆尚負隅於惠州，國父為根本剷除此獠，免為北伐的後患，乃親自率師東征，關於這點，在胡去非先生所編纂的「總理事畧」一書，記載甚詳：

北方直系軍閥吳佩孚，對南方主力以武力統一，因屢命贛南鎮守使方本仁所部，擾亂粵邊，且接濟陳逆餘孽鄧本殷洪兆麟等軍械，嗾其內亂。先生乃決計親征，以除後患，設大本營於石龍，於八月二十三日乘大南洋輪船為座駕，十二時向東江進發，下午九罪，抵達石龍。時天氣奇熱，船復湫隘，所處之室，僅容一席，而先生居之泰然，按圖握管，決策定計，晝夜不少息；及至許崇智由博羅來謁，請示機宜，並謂逆軍分三路來襲，李易標已抵去此二十里之湯村，敵將接近，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。時滇桂各軍而先生居之泰然，按圖握管，決策定計，晝夜不少息；及至許崇智由博羅來謁，請示機宜，並謂逆軍分三路來襲，李易標已抵去此二十里之湯村，敵將接近，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。時滇桂各軍敗，林虎即率逆軍向石龍進攻。二十六日，博羅飛鵝嶺失守，逆軍佔銅鼓嶺一帶高地；先生乃命飛機出發博羅，使守城者知有援，已與陳逆激戰數月，迄未得勝；二十五日，博羅飛鵝嶺失守，逆軍佔銅鼓嶺一帶高地；先生乃命飛機出發博羅，使守城者知有援，並親函許崇智堅守，更命差艦載糧冒彈前進，以資接濟；又電廣州促援軍，急速來援，羽檄如雪片，而軍行轉緩，蓋廣州滇軍待餉乃發，不問博羅被圍之急與不急也，因之博羅之圍，終不得解。二十七日，情勢益惡，及至深夜，尚不見援軍之至，先生乃遣古應芬回省，嚴促滇軍福軍與吳鐵城所部開進，李福林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，同時吳鐵城部亦開抵增城。二十九日，先生由石龍向博羅前進，從禮村至蘇村，沿途風雨急驟，船阻難行，甚至李福林吳鐵城兩部負偵察任務之騎兵，均不得進；而座駕舟小，顛簸動蕩，勢頗危險，然先生正襟危坐，策畫軍事，並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，昭示同行官佐，毫無驚色現於其間。三十日，先生由鐵岡泊地抵松村，時博羅被圍已久，守將劉震寰拚死堅持，城下水漲，逆軍不得近，僅遙擊而已；適譚延闔入湘之軍

，由敗轉勝，捷報傳來，先生色然以喜，乃命各軍攻擊前進。

九月一日，座船至第七碉，命福軍演軍登山警戒，並飭副官於山巔燃烽火，使城內知主帥親自來援。次日，先生親登北嶺，凡偵探敵情，查察地勢，均自任之，此乃以大元帥之職位，作連排長之任務矣。惟其時，演軍大部份尚未集中，且驕不受命；先生不得已，親返石龍督促，雖許演軍祿國藩以重賞，而無效果，悍將驕兵，殊可恨也！三日，東路軍所屬帥長張民達，與逆軍戰於淡水，大破之。四日，張至石龍捷報請訓，先生命福軍演軍分左右翼進攻，演軍第四師要挾索飼未得，全部引退，止之無效。五日，得南路邵本殷攻陷北海訊，先生命永豐艦往援。七日，許崇智決突圍，但以援軍不克。早八時，福軍與逆軍大部接觸，演軍田中毅，粵軍卓仁機張池團，登雄鷄柏翼；先生親自登山督戰，左翼福軍初猶小勝，及逆軍大部衝進，福軍退走，逆乃乘勢大進，沿義和墟而蘇村，欲斷福演軍之歸路，是夜，退至石龍。八日，重進蘇村，卓旅會同福軍，進攻義和墟之逆，破之。九日，先生由雄鷄拍翼至譚公廟，率屬登山督戰，各軍奮勇分途追擊，驟戰甚烈，自朝至午，進退數次，雙方俱有死傷。十日，博羅守軍楊廷培，突圍佔銅鼓嶺，逆軍死傷枕藉，向派尾响水退却，博羅之圍乃得以解；先生進城撫慰，見楊部死傷太重，令獎萬元，調回廣州休養。先生即乘第一師之蟠龍艦赴梅湖察視重砲兵陣地，以備進攻惠州。

博羅之圍解後，先生命福軍卓旅分途追擊，十一日克平山，十二日命飛機隊向惠城實彈轟擊，十三日，先生入梅湖，親發重砲

五，轟擊陳逆之總龜；次日返廣州，得增城報捷訊。十八日先生復至前方。二十日，至飛鷺嶺籌攻惠州；午十一時至砲兵陣地，被逆軍窺見，敵即發砲不斷，向先生射擊，彈落身旁，有距不尋丈者，從人多為先生危，而先生諭以但無恐，並謂敵砲表尺已用盡，銀密發，諒難中耳！此種大無畏精神，與料敵之準確，軍事專家嘆為罕見，先生真不愧為大元帥矣！旋以事返梅湖，留程晉希拉，乘坐汽車，東馳西馳，每日行程，動輒數百公里。裝甲師團長羅

隊長楊仙逸，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，魚雷局長謝鐵良皆遇難。二十一日，親發六彈攻惠城。次日復攻，雖不破敵，逆胆已寒。二十三日午，合各軍並進，作衝鋒之搏擊，戰至二十四日拂曉，以魚雷炸城基，飛機擲炸彈，亦不克；午後，逆軍反攻，死亡過鉅，不支而退。十月三十日，兩軍相戰，互有勝負，劉震寰於是日退出飛鷺嶺。十一月六日，先生恐博羅有失，重行出發親征，激戰之餘，雖告勝利，而惠城依然在逆軍手。八日，逆軍傾巢而出，各軍均遭大敗。九日，先生急懸重賞，嚴督返攻，無如各軍各顧地盤，不肯力戰。十一日，移大本營於石灘車站。十二日，逆軍迫近石灘，被演軍擊退，旋聞葵蘭鐵牆方面戰急，討逆軍不支；先生即令新到之李根源部前進，不移時，聞戰大敗，潰兵沿鐵路紛奔，全線動搖。訛言紛起。先生即率古應芬李烈鈞急下車制止，以圖反攻，不料又有潰兵所乘之車開至，向先生之車迎面衝來，先生以來勢危急，上車令駕行，而古應芬，李烈鈞已不及上，祇徒步追趕，至中途匿焉，先生乃轉乘機關車返廣州；時逆軍乘勢前追，幾及省城；然而范石生一聞敗耗，不待炊畢，急奔赴救，大破之，逐逆軍洪兆麟部於石龍，逆軍之勢乃稍戢，事後逆軍復以重兵迫廣州，形勢之危，不堪言狀，先生乃本其大無畏之精神，堅持一兵一槍之奮鬥，迨後湘軍來援，得以擊破，廣州賴以保全。是役也，先生之危，不減於白鵝潭之戰，而堅剛勇邁之氣，視白鵝潭而過之，從其役者，每談此而驚愕焉。吁！險矣！神武哉！先生也。

米爾曾獨自驅車深入馬奇諾延長線，降落參軍團長休登與部隊同在空中降落，實與國父的作戰精神如出一轍。

至於贊勳，國父軍事最力者為黃克強，陳其美，朱執信，鄧鏗，譚延闔暨蔣中正，許崇智，李烈鈞，程潛，居正等，外人則為日人參謀井上，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堪馬利（曾任總統府高等顧問）及蘇俄戰將加倫等。此外尚應附帶略述的：一為國父於同盟會時代的一九〇五年親自擬定軍事法規有：「軍政府與各處民軍關係條例」，「將官之等級」，「軍餉」，「戰士賞恤」，「軍律」，「軍隊之編制」，「略地規則」，「因糧規則」等，於中華革命黨時代的一九一四年又親自擬定有「中華革命黨方略」，內分五編：第一編為「軍政」，第二編為「軍政府」，第三編為「服制勳記」，第四編為「軍律軍法」，第五編為「因糧，徵發及其他則例」等，其中大部份殆屬於軍事法規，

實為中國現代軍事法規之典範。一為國父當時認為欲打倒軍閥，掃除一切封建勢力，必須建設有強大的革命軍，為此，則必須首先養成大批

的革命將校，以為幹部。所以國父於民國十三年即派蔣中正，廖仲凱二人負責籌備黃埔軍官學校，隨任命蔣中正為校長，廖仲凱為黨代表，軍校於六月六日正式開學，國父親臨主持，曾訓示員生以「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」。由此積極訓練，人材輩出，果然建立了革命武力的基礎。至於東江叛逆之所以肅清，北伐之所以完成，以至今日抗戰之所以勝利，實賴該校出身學生拼命之功。國父真是深謀遠慮。

德國名將魯登道夫氏曾說過：主帥的地位，應為「第一等艱辛，第一等天才，第一等堅強意志」，國父實足以當之無愧，國父真是中國現代一個大智大仁大勇的軍事家。

倭新任國防總司令官是一個騎兵的傢伙

日本軍閥在遠東瘋狂地搗亂了數年，到今日又設立了一個國防司令部，這個司令部是負責日本本部、朝鮮、台灣及庫頁島之一切國防事宜，所有朝鮮、台灣駐屯軍及其所屬空軍之國防活動，皆直接置於新司令下。至於設立該司令部的裡因，據合衆電稱：「此舉將令陸軍更聽命於日皇指揮」。又稱：「力求陸軍與政府之政策密切合作」。

兼任這個總司令的人是現任陸軍教育總監山田乙三，但他是怎麼一個傢伙呢？是一個身材矮小的騎兵傢伙，曾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四期騎兵科，及陸軍大學，歷任騎兵學校教官，騎兵第二十六聯隊長，駐俄武官，朝鮮軍參謀，參謀本部科長，陸軍大學兵學教官，騎兵學校教務長，陸軍通信學校校長，參謀本部第三科長，及總務部長，士官學校校長等職。一九三七年三月調任福岡第十二師團長，秋間與我作戰海上，遭我強烈的抵抗，傷亡殆

盡。